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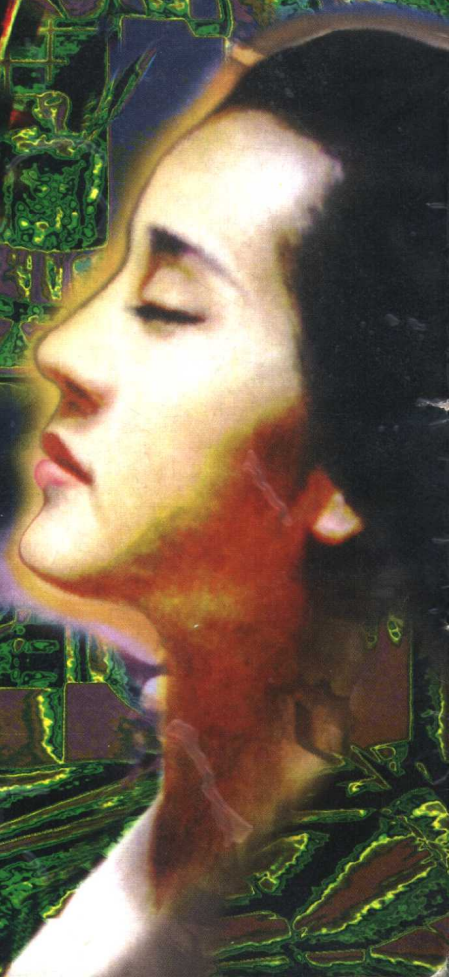
● 刘梅生 著



红鹿鹿

丛书

问情



回

情

刘梅生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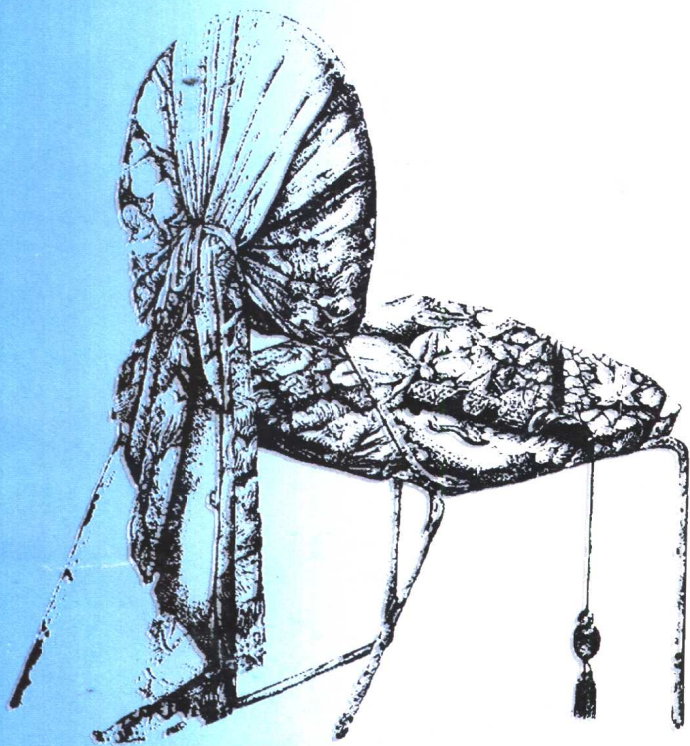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工人出版社

问情



红麒麟丛书

● 刘梅生 著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问情/刘梅生著.-北京:中国工人出版社,1997.7

(红麒麟丛书)

ISBN 7-5008-1940-4

I. 问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16306 号

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鼓楼外大街)

北京兴泉印刷厂印刷,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1998年1月第一版,1998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7.75

字数 400 千字 印数 1—3000 册

定价:23.80 元

内容介绍

这里，深邃温馨而又风情万种的北京古城，远离虚饰。

这里，血肉鲜活而又离凡离圣的尘世之子，清幽难辨。

这里，颠颠倒倒而又扑朔迷离的爱情境界，谁主沉浮？

故事发生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三年。大势相迫，付、吴、孟、英四个家庭构成了一张巨大的情网，一任风云变幻。亲情、恋情、友情，形形色色，曲曲折折，或万念俱灰，或危不忘义，或放任恣纵，或玉洁冰清，或欲情莫辨，或陡剩形骸……女主人公乃媛温柔俏丽，渴望爱情的圣洁与灿烂，却一再身不由己，恋得苦涩、浑浊、孤独、焦虑和破碎，几番沉沦，几度升华，直至最真实的自我透明而斑斓。

作者是一位音乐家，以其历时 21 年的心力，将作品磨砺得精致醇厚，气象、韵度非凡而又不动声色，行云流水般地将历史思索、情爱真谛、生命彻悟以及北京风情还原为天然、自在、从容的生动形态，读来令人回味无穷，难以释卷。

亲爱的读者：

情是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？

日月经天，江河行地。当一切来自尘土的财富、荣耀、权杖、圣殿、声色重又归于尘土时，什么可以永恒？什么是可怜的渺小？什么是片刻的喧哗？什么是不朽的人性精神？什么是生命中的生命？又有谁能够企越人类始于爱终于爱的境界？你将从作品的明暗、深浅、象形、节奏里，直视难以索解、无法回避、充满魅力的人生之谜。你将领略无情痛苦，痴情更苦，挣脱爱情比挣脱死亡还要难。你将洞悉身处情感极致的女性，爱得怎样温柔、忘我、缠绵、俏皮和灿烂，直至同一切苍白的生命区别开来。你将颖悟，爱，何以也是一种信念，一种崇高，是灵魂的精华，是绵绵久远的苦役，是难穷其极的无限风光。噫吁！

作者将自己二十一年的生命精华、求索与灵性，融入了字里行间，置身其中，你将为亲切、灵动、纤致的语境神折，为洞穿情爱世界的悠远目光心动，为爱情的意志、价值和尊严浩叹。

朋友，读下去吧，去寻觅精神的憧憬和升华。

朋友，去爱吧，尽你心灵所及的宽广、深邃与高度。

——编者

梦寻

《问情》从开始动笔到定稿历经二十一年之久，今天终于让书里众多的人物走出了我的心灵，从而伫立在读者面前。这些人物之间的恩恩怨怨、婚丧嫁娶，他们各自对生活的追求、向往以及生活中的磨难、挫折常常使我心绪不宁。小说本是虚构的文学作品，但二十一年来书里的人物几乎一直活灵活现在眼前，天天给他们制造矛盾，又天天给他们解决矛盾。二十一年来的朝夕相处使我们成了老熟人。但愿和他们的分别是暂时的。

一九七五年，我在北京师范学院文艺系音乐专业已经是二大的学生，暑假里产生了写小说的强烈愿望，于是在空无一人的学生宿舍里打开了一个硬皮横格本。没想到上了这条船竟然下不来了。拿起笔时二十有八，放下笔时已知“天命”。好像是早晨和乃媛、一帆、明圣、明德、一若、龙麟、杏芬、李妈等

二十一年

刘梅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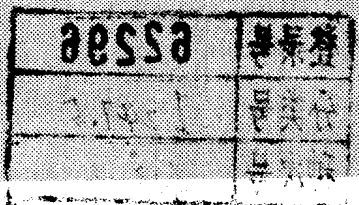
等这些人相识，如醉如痴一枕黄粱，不知不觉已近夕阳时分，真可谓光阴似箭啊！

从少年时代我就酷爱音乐，无论是外国古典作品还是民族民间音乐，都可以使我浮想联翩心驰神往。少先队鼓号的铿锵声曾令我激动得热泪盈眶。十几岁时便立志献身于音乐艺术，使之成为终生伴侣。精诚所至如愿以偿。几十年里音乐给我带来了欢乐，赐予我家庭的温馨，寻觅到情同手足的许多朋友。音乐使我热爱生活，使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人生。创作是一种压抑不住的激情，一旦创作的烈焰熊熊地燃烧起来，只有付之于笔墨方可得以解脱。几十年来写过的音符多如牛毛，变成的声音包含了我所体验到的各种情感和意念。七十年代中期的那个暑假，我一定是感到仅用音符反映生活太抽象、太不过瘾了，于是不顾浅薄的文学功底，初生牛犊不怕虎地让创作的烈火蔓延到

了文学领域。音符变成了文字，乐汇变成了词汇，乐句变成了语句，引子、呈示部、展开部、插部、再现部、结束部，主题呈示、主题展开、并列、对比、重复、变化重复、派生、模进、跳进……两种艺术竟然如此息息相关。进入长篇小说的创作殿堂后，深深感到了另一番不可言状的新奇和兴奋。一个人只有敞开心扉潇潇洒洒地搞创作时，才可以把生活中积淀的各种感受真诚地表达出来。创作必须是全身心投入，必须严肃认真一丝不苟，只有这样才可能使其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。

《问情》是我文学创作的初恋情人，她是在我繁忙的工作之余，甚至出差在外的空闲时间里创作出来的作品。我将永远记住这二十一年，记住甜蜜温馨，更记住孤独惆怅。

《问情》的面世不但凝聚了我个人的心血，还有



贤妻建玫的鼓励，有学识渊博的父亲和慈祥善良的母亲对我的期望，有金涛二叔、敬霞小妹、艾觅小妹、丹书先生、赵清林学兄、马恩成学弟、孙宗璐先生和许多亲朋好友的厚爱。该书责任编辑岳建一先生是一位在出版界颇具影响的实力人物，几年前我就拜读过他编辑出版的《百年风流》、《血色黄昏》，后来女儿又向我推荐了他编辑的《血色炼狱》。没想到在郑清川老弟的引荐下，《问情》竟然送到了他的眼前，并且得到了其高度的评价，这实在是《问情》的幸运，继而他对拙作的面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。借此机会向岳建一先生表达我最诚挚的敬意，对关心过此书的亲朋好友表达我真诚的感谢。

1996年6月6日

乃媛醒来时已经早晨九点多了。窗帘缝隙透进的光线使她微微眯了一下惺忪的双眼。第一个感觉是酸楚的腰腿，第一个思维是昨晚的舞会。她想到了丽逊的不辞而别，想到了吴明圣的风流潇洒，他的一举一动都历历在目，他具有多么不可抗拒的活力，说起话来无拘无束，“天天就是玩儿，玩儿起来没有个够。”他说这话时像个调皮的男孩子一样可爱。丽逊的男朋友英一帆是另外一种性格的人，他像个没有主见的女孩子一样跟在丽逊的身边。男人真是不同啊。转念她又回味起明圣，他说喜欢我，这是真的么？乃媛的双眸忽闪忽闪地眨动，脸上泛起了一片红云。她把身上的单子拉到了脖子底下。这可爱的少爷一定是心血来潮随便说出来的。想到此，她长叹了一口气。继而她的头脑中又展现出公园里安谧的甬道边，美妙的月色下明圣狂热的拥抱和暴烈的亲吻。她不觉亢奋地涨红了脸，强压咚咚的心跳，把手放到了不停起伏的、

高高隆起的乳房上，心中像爬满了蚂蚁那样酥痒难忍，微微启合的朱唇悄悄地、反复地呼唤着“明圣，我爱你！”当初为何要挣脱他的怀抱呢？他一定瞧不起我的小家子气了，我太不懂事了。乃媛恼恨自己的同时又心疼起被扔在公园里的明圣，他多么心灰意冷、多么痛苦，自己怎么就不能像丽逊一样坦坦然然地交个可心的朋友呢？乃媛翻了个身，铺板床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。她仍让万千思绪自由翱翔。这时妈妈在门帘外说话了，“姑奶奶，九点半都过了，还等我给你端晌午饭来呀？”

“妈，您先别进屋啊！我这就起来。”

“昨晚回来又有十一点多了吧？”

“没——有。”

街门敲响了，接着是传电话的喊声。

“哼！大清早儿的就来催命鬼儿了。不许接啊！”

“妈！您怎么这么事儿，接个电话都不行。”说着话乃媛已经出了屋。

“还有完没完？光电话儿一个月得多少钱？！我跟你爸爸连根儿冰棍儿都舍不得吃，你可到好，天天过姑奶奶的日子。”

乃媛只把“咚”的一声门响留给了不停唠叨的妈妈。

乃媛接电话回来后被关在了街门外，她有点儿生气了，把街门拍得叮叮咚咚，过了老半天，妈妈才沉着脸开了门，气哼哼地说：“你还回来干吗？长外头得了。”

“妈！大热天的您找什么斜茬儿？”

“天天你都干什么正经事儿？这儿不是旅店儿、不是饭馆儿！……”

“您非把我逼出个好歹是不是！人家怎么了？！别总是自讨烦恼。”

乃媛进到了窄小的院子里，见到门前小炕桌儿和桌边地上堆的破旧衣裳后，又开始借题发挥：“又打裕褙？您说您，真是的！买个鞋穿不就得了。天天鼓捣这些破烂儿烦不烦？能省几个钱啊……”

“能省几个是几个，省下钱好让你打电话儿、跳舞去啊！”

“我跳舞可从来没花过钱。您干吗说话这么损？人家别人可以大把大把地花钱，我打个电话都受限制，我……我怎么这么倒霉啊。”说着乃媛竟委屈地哭了起来。“天天逼着……逼着人家找工作，要是旧社会，还不，还不把我卖了……”

妈妈的脸气得煞白，她不敢再和女儿对吵，她怕让街坊四邻笑话。她哆哆嗦嗦地坐到了小炕桌前，开始抖搂地上的旧衣裳。乃媛哭了会儿便觉没趣了。她有些后悔，迟疑了一下蹲到小炕桌旁。

妈妈长出了口气，咬着牙说：“天天出去疯跑疯玩儿，心里野得长了草。我问你，几个月了，你翻过一篇儿书吗？写过一个字吗？找个事做也行啊！哼！你真是个没良心的东西，气死我们你就可以过舒坦日子了，我是哪辈儿缺德有了你这么个现世宝啊？你走！别在这儿堵我的心。”

乃媛“嚯”地一下站起来就进了屋里。她拿起了昨天的报纸，开始寻找哪家电影院上演印度的电影。妈妈进屋了，把一个纸条儿放到了乃媛正看的报纸上，扭头儿又气哼哼地回院子里去了。

乃媛：

今天晚上不要出去，我找你。

爸爸

乃媛都没用手碰一下这张纸条，用眼睛瞄了瞄，就用报纸把

它抖一边儿去了。

下午三点时，达到了一天里气温的顶峰，白花花的太阳几乎把万物烤熟。乃媛走下白牌环城电车，打开了丽逊刚刚送给自己没几天的绿底白点儿小旱伞，贴着西边儿路根儿下仅有的一条荫凉地儿，按电话中的约会向西四丁字路口的红楼电影院走去。当她手拿三张电影票站在路边儿时，丽逊才独自姗姗走来。她打一把红底白点儿的小旱伞，鼻梁上架一个蛋圆形的墨镜，另一只手攥着小手袋，一派摩登小姐的装束和气质。

“他呐？”乃媛不解地问。

“谁？”丽逊故作懵懂地反问。

“英一帆啊。”

“他得上班，他哪里来得了。上午电话里逗你玩儿呐。就咱俩。”

“你瞧，多了张票。”

“去，退了吧。三毛五呢。”

乃媛赌气撕了多余的票。丽逊有些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多可惜！你真不该这么浪费。”

“我今天天气不顺啊，你别得寸进尺。”乃媛虽然很勉强地笑着说，但心里真有些不高兴了。

“那就不劳您大驾陪我看电影了。我回去了。”

说完后丽逊真的过了马路，乃媛愣了一下神儿紧走几步跟了过去。

“丽逊，你干吗老拿我开涮。上午接完你的电话我跟老太太大闹了一场，心里别提多别扭。”

“你呀，让我怎么说呢？很多事都是自己办砸的。就说刚才这

点儿破事儿，跟我用不着硬撑着摆谱儿，多张票退了有什么？撕了三毛五就是大财主了？咱俩是朋友，我又比你大两个月，总认为像亲姐妹一样，你苦哈哈的，愿意陪你散散心，嘿！没想到你还来劲儿了，我真是好心当了驴肝肺。”

乃媛像个受气包儿一样走在丽逊的身边，听着丽逊的数落。

“……告诉你，就这一次啊，今后还少给我来这套。”

“成啦，我又错了。回去看电影吧，都开演了。”

“我向来不看没头儿的片子。你要听我的就去退了票。我在这里等你，待会儿我请你去烤肉宛。”

丽逊的话总是毋庸置疑。乃媛只好独自过了马路，在没有一点儿荫凉地儿的电影院前徘徊踟蹰，过了会儿，收票员关上了洞开的大门，电影院前更显得干燥酷热。乃媛真想再次把票撕了，她抬头看了看马路对面，丽逊正望着这边儿。乃媛把攥票的手叉在了腰上，皱着眉头，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。正当她心灰意冷地愣着神儿时，丽逊悄悄来到了她的身边。

“我买两张过钟点儿的电影票。”说完她带着奚落人的微笑把七毛钱硬塞给了突兀的乃媛，然后接着说：“走吧。我这是教育你一次，磨磨你的脾气，要不然以后吴少爷多受气呀。”

“求求你了，我的大小姐，干吗这么得理不让人。”

“你承认我得理就行，让不让人就在我了。我问你，就说吴少爷是天下最了不起的美男子，也不至于把我们全扔了啊，更何况他不过是个趁俩钱的大草包，是个俗里俗气的家伙。你可别再干傻事儿，我都是为了你好，回头你们老头儿、老太太找我算账。”

“谁也管不了我。”

“哎哟——是啊！你现在可了不起了。”

“别误会，我是说老头儿和老太太呢。”

“没什么误会。我问你，为什么昨晚你和那位草包少爷远远地避开我们？别以为大伙儿都不长眼。”

乃媛用丽逊送给自己的小花手绢儿擦了把鬓角，不情愿地说：“他带我又不是我带他，再说谁不是都在跳舞么，就那么个大地方儿，远能远到哪儿。丽逊你不应该太难为我。”

“是你难为我！让朋友们说我的妹妹就这么不开眼。”

“如果觉得给你丢了脸，以后我不去跳舞不就得了。再说吴明圣是望达带来的朋友，你总不能不相信望达吧。”

“望达就是个夸夸其谈的大草包，也就是在众人面前调节点儿气氛吧，我才看不起他。也怨我，怎么就让望达给你找舞伴儿呢？粗头大脑的吴明圣是个什么人可能望达都不知道。我挺腻味他。”

“难道说天下只有英一帆这么一个美男子么？”

“你这是跟我斗气儿。当然一帆比昨晚所有的朋友强百倍，我不许你把什么草包和他相提并论。”

乃媛站住了，心情已经坏到了头儿。从来不敢和丽逊顶牛儿的她再也忍不住了。

“孟丽逊，你太自以为是了！我对你是一再的迁就，你成天损我、数落我。我不是你的听差，不是你的丫鬟，我有我的自由。今后我绝不再找你，甭想再耍弄我。失陪啦！”

说着话乃媛放下了旱伞几乎是扔到丽逊的手里，然后大步流星地向缸瓦市火车站走去。

乃媛的爸爸付树桐下班回家了。他把自行车轻轻地斜靠在门道儿的墙上，提着一个灰布口袋子进了院里。迎北屋门口已摆上了小炕桌儿和三个小板凳，桌上一盘焯过的豇豆、一盘黄瓜丝拌

粉皮儿。小东屋里传出了炒菜声。付树桐安安静静地进了北屋，把布袋子挂在墙上的衣钩上，把腕子上的瓦斯小三针儿手表摘下来放进了抽屉，然后脱去了半旧的衬衫，换上双旧圆口儿布鞋，走到临屋门口儿的盆架前用老伴准备好的水洗了把脸，顺手用毛巾擦了擦脖子和胳膊后，才拿了把蒲扇来到了院子里。

“她妈，大热天的甭做太多的菜，吃不了就糟蹋啦。”

“你快坐院儿里歇会儿吧，饭马上就得。”乃媛的妈妈在小东屋里说，那声音似乎从铲子尖、从炒菜的铁锅里发出来。

“乃媛呢？又不在家么？”

没有回答。树桐不再言语，坐到了小桌边，安然地环视着自家的小院，轻轻地摇动了手里的蒲扇。乃媛悄悄从屋里出来了。她坐到了爸爸左边的小板凳上，懒洋洋地叫了声“爸爸”。

“你在家呀。怎么不去帮你妈做饭呢？”树桐问。

“头有点儿疼。”

乃媛妈拿着碗筷从小东屋出来了，她满脸通红，布满了汗珠。树桐看了眼老伴又转眼望着乃媛说：“看你妈累的。在家里没事也不说替她分担点儿。”

“不敢有劳姑奶奶。”说着话妈妈坐到了右手的小板凳上。

“你也是，老惯着她，干活就支使她，用不着和女儿生闷气。乃媛，还不快去端饭？”

乃媛当着爸爸不敢吭声。她默默地去了东屋。妈妈从鼻子里哼了一声。乃媛端来了笼屉放到了桌子上，给每人盛了一碗绿豆大米捞饭。爷仨谁也不再说话，低头儿吃了起来。妈妈边吃边给老伴儿不时地夹菜。

“自己来吧，都挺累的。”爸爸头儿不抬地说。

“天儿也太热了。我今天多做了两个凉菜，真怕你中了暑。这